

春日北京城

雙城記 何翼平

又回北京，正是春天，天晴日朗，一片蔥綠的好天氣，空氣也是新鮮的，多年前北京人最怕春天，大風，夾着風沙，完全改觀，不能不說治理真的見實效。唯一不美的是，空中飛着很多像棉絮一樣的白絨毛，落在地上滾成球，這是柳絮，柳樹是春天最早發芽的樹，最早最美的春綠就是柳樹，但它的這種傳播種子的絨毛，吸附花粉、灰塵漫天飛舞，可害了不少人，本來就有鼻敏感的我，不停地流鼻涕。好在只有幾天，現在已經不見了。

又回北京，說回北京話。在大街上已經聽不到什麼北京話，外地來的人太多了，北京話也叫京白，最欣賞的是講究分寸，比如問年齡，要看對手，問年紀長的，不能問「你幾歲了？」那是問小朋友的，同是少年上中學的，就得問：「十幾啦？」問成年人要用「您多大年紀？」問「貴庚」「高壽」，是客氣的尊稱。京白還有一個特點：委婉，也是我最欣賞的。常聽人抱怨，如今的人說話生硬，那可能不是北京人，北京人是懂得講老禮，講客氣的，有時會有點點頭。比如買東西面對售貨員，你只要往櫃檯前頭一站，他就會過來問：「您來點兒什麼？」「您看中哪

樣，哪件可您的心意？」注意，都是用您，不用你。他看出你不想買，就會說：「您隨便兒看，買不買沒關係。」這就是委婉客氣，有禮貌，北京話善於這種表達，直來直去，倒是省力氣，省時，北京人不會這麼做。委婉還表現在口氣，現在北京大街上最多的就是快遞小哥，騎着快車，不讓人硬碰硬，以前的北京人要超過你，都要客氣地說聲「靠邊兒」「借光」「讓讓」，這才叫會說話。

又回北京，吃回北京飯，這裏的正餐已是江南塞北五花八門，想吃什麼都有，像我家附近有一家潮州菜館，很受歡迎，什麼時段去都得排隊等位，有幾味是潮州特色，但在常吃此味的我並不覺得有多特別，他家最受歡迎的燒鵝，和香港比差很多，但是只有在這家吃得到，桌桌都點。北京飯沒有變化的，是早餐，住所對面有一家「紫光園」，最有特點的就是早餐，後來才知道這是北京的名店，每天都有人專程來這裏買他家的餐點。就在住所門前，我會天天從這家買早餐，糖油餅是新炸的，豆腐腦的滷是每天新製，茴香包子是素的，牛肉包是特製，豆漿是新鮮的，還有自製的鹹菜，隨便取，燒餅夾肉、茶葉蛋、餡餅，這些只有早餐才有，午晚餐另有新菜，現製現炒，都是新鮮的。

夢回 Porto

此山中 鄧達智

天陰沉，暴雨將至。空調陰冷乍醒，剛剛夢境猶似當年葡萄牙八百年名城 Porto。葡國特產砵酒，以此為名。

從西班牙走過「聖雅各朝聖之路」，抵達目的地 Santiago de Compostela 之後，乘巴士沿西班牙及葡萄牙西北方，面朝大西洋抵達，沿途風光美不勝收，心聲許願：日後必將重遊。

醒來打開手機，無獨有偶，跳出9年前(2017年)同一天，在 Porto 拍下的照片，好不神奇。

遊覽 Porto 純屬偶然！平均每日走上45公里至60公里朝聖路程，中間遇上靠近高速公路風景平庸的路段，跳上巴士，減短路程；八百多公里的旅程，一般人平均每天走二三十公里，一個月左右完成，筆者用了一半時間的半個月抵達；離開飛往馬德里，之後轉飛馬略卡群島的原定時間，還有好幾天，立即決定乘巴士到 Porto，之後放棄原定的機票，到步另再安排從 Porto 飛往馬德里的航班。

沿大西洋南下的優美旅程難以文字形容，靠山婉約，靠海浩瀚。入城後，因行李極少，揸着背囊，下車後立即開展旅程。曾經有人說過「孤獨」之最：獨自一人遨遊海外。

完全沒有這種感覺，起碼去到2017年5月15日，從少年時代開始，數不盡的旅程，幾乎99%獨

行，且樂在其中完成。

不似曾經被非常嚴重地震摧毀的葡國首都里斯本，首次前往幾乎不能相信，數百年前的海上霸王，大航海時期的海上王國首都，何以如此寒酸，且零落？

Porto 的外觀是另一回事，河海交界，位於山嶺之間，整體橙紅色瓦頂，遠遠望去，吸引無限。城內，風景是另一回事；旅遊區華美不凡，平民區帶點點清貧卻柔和舒服。畢竟是個八百年歷史的古城，更因砵酒，傳統上跟歐洲諸國，再而環球建立國際貿易，Porto 人的多國語言能力特別強，笑面迎人毫不腴腆，予異鄉人印象特別友善，遊走期間，不一會兒愛上了。尤其那些百年歷史洋貨辦館，跟我們香港數十年前，在超級市場殺到之前的華洋百貨辦館一模一樣，甚至印上店子 Logo 及色彩的牛油紙包裝，再用幼細麻繩包紮，一下問，童年走進滿布糖果及朱古力辦館的興奮，忽爾立體呈現，近在眼前。



砵酒發祥地，葡萄牙八百年歷史名城 Porto。作者供圖

張德蘭是長者？

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

5月尾，慶祝入行60周年的女歌手張德蘭將會舉行演唱會。當我知道這消息，便去詢問有關主辦方，可不可以安排一個訪問。

因為自己做音樂節目主持，除了自己在直播室主持節目播放歌曲之外，久不久會邀請一些歌手接受訪問。而我是一個擁有慾極強的人，就是希望能夠訪問到每一個歌手。但你也知道，有很多歌手已經半退休狀態，如果他們沒有特別的活動或開演唱會的話，其實是不會無端端受訪的。所以當我知道張德蘭要開演唱會了，我便第一時間找聯絡人安排一下我們見面的機會。

在訪問她之前，我在電台節目也跟聽眾們說：「我明天下午便會訪問張德蘭，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，我可以代你們詢問她。」還有……令我苦惱的竟不知道怎樣稱呼她為最好？如果稱她為「德蘭姐」，又好似有點兒外；如果直接叫她全名又好似沒有禮貌，除了聽眾提議之外，訪問當天，我直接問她：「你想我怎樣稱呼你好呀？」她說：「就直接叫我德蘭就可以，很多人也這樣稱呼我。」聽了，我毫不客氣地就直接叫她「德蘭」。

據我所知，德蘭在中國內地有很多歌迷，甚至知道她的二手唱片亦都有很多人問津。所以，我相信這一次張德蘭在香港舉行演唱會，一定有不少內地歌迷來港觀看捧她的場。

訪問中，最令我深刻印象的是，她的年紀原來這麼年輕。以前我們認識的「四朵金花」，由汪明荃、沈殿霞、王愛明及張德蘭組成，所以我以為德蘭的年紀都好大。德蘭6歲加入演藝圈，今年剛好入行60周年，換言之，她今年是66歲。她說：「我是一個長者了。」然後，我說：「在我眼前你完全不覺得是一個長者。」她竟說：「其實很多人話我是一個年輕的長者。」那麼我就有一點認同。不過，「長者」這兩個字很難跟她牽上關係。

訪問除了談論這個話題之外，當然說了很多昔日她在香港樂壇推出過的唱片，當中的經歷也有跟我分享了一些。而令她覺得在這個行業60年最大感受的，就是要懂得「珍惜」。因為她說有很多好朋友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，包括「四朵金花」成員之一的肥姐(沈殿霞)。所以今天能夠健健康康繼續唱歌給歌迷聽，就是要好好珍惜身邊每一位朋友。

我十分認同。因為「珍惜」這兩個字我都經常掛在嘴邊。在此，希望德蘭的演唱會非常成功。

喧囂塵世間，詩意如何棲居？

百家廊

皖中鄉人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細說星光 叢仁

時代的洪流裹挾着世人向前，浮躁之氣瀰漫在城市的街巷角落。我們奔波忙碌，步履不停。又該在何處尋得一方角落，安放漂泊的靈魂，守住心底的詩意？

現代都市站在時代的潮頭，一個「快」字刻進了日常，融入了生活。人人追效率、逐浮華，趕進度、謀功利，靈魂卻被遠遠甩在身後，漂泊無依，無處安放，在匆匆步履中漸漸迷失了方向。快節奏的生活，最先消滅的是人心的從容與靜穆，褪去的是人性的溫柔與共情。公共空間裏的種種浮躁亂象，便是詩意消散、人文缺失的最直接徵兆。

科技不斷進步，數字化與人工智能的浪潮，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。於國家而言，是強盛發展的核心動力；於社會而言，是高效運轉的堅實支撐；於普通民眾而言，是提升生活品質的重要保障；也為都市人帶來了創業機遇與生活便利。其正向價值不可估量，時代意義也不容抹殺。只是時代奔湧的速度太快，人心往往來不及追趕，便陷入了失衡的狀態。

都市裏的人們，尤其是基層的奮鬥者，在高強度的奔波與激烈的競爭中，滿心都是生存焦慮。為生計終年奔走、為名利終日惶惶；被浮華迷亂雙眼、被喧囂擾斷衷腸；享科技反成羈絆，逐便捷自困樊籠；被算法規則行止，被樊屏閉塞感官；疏自然遠隔風物，忘本心錯失清歡。

這從來不是科技的過錯。而是城市發展中，人文精神缺位、心態失衡的必然結果，也是對都市人文本真的冷峻質問。這何嘗不是現代文明的深刻悖論？

算法成就便捷，卻消解思考真趣；虛擬拉近天涯，卻難抵膝溫情；智能省卻躬勞，卻遺失踐行體悟。感知力於屏間鈍化，對周遭風物視而不見；共情力在虛流中稀薄，對人問疾苦漠不關心。這是都市人文素養退化的直觀表現，實在讓人惋惜。

工具越是先進，人心越容易荒蕪，感官的敏銳被冰冷的代碼慢慢磨磨；溝通越是快捷，情感越容易淡薄，心靈的聯結被虛擬信號層層阻隔；節奏越是快速，詩意越容易消散，歲月的從容被功利節奏徹底打亂。這是都市文明發展中，必須正視的深層人文缺憾。精算計、逐得失者，對一花一木之美無動於衷；慣於忙、碌俗務者，對一斟一酌之間難見從容；溺虛假、耽碎樂者，對一心一意之靜定自失深耕。這都是都市人丟失生命本真氣度的直接體現。詩意的缺失，更讓大多城市陷入了人際冷漠的通病。鄰里朝夕相見，卻形同陌路，鮮有半句寒暄；街頭他人遇困，卻冷眼旁觀，不願伸出援手；人際交往中，滿是功利算計，少了溫情善意，多了利益糾葛，少了赤誠相待。

深圳是包容的移民之都，深知人文詩意與煙火溫情的可貴。這些年傾力打造800餘家圖書館、近200座各類文化場館；鋪就總長4,200公里綠道步道，營建便民的社區文體空間；以書香文脈滋養城市風骨，以市井煙火溫潤尋常人心；以公共藝術點亮街巷角落，以社區和美厚植文明根基；用

多元文化浸潤人心、消解浮躁，努力守住城市的人文底色。誠然，人文本真的涵養與堅守，更需要日日精進、久久為功。這份治理智慧值得其它城市借鑒，也警醒着所有都市：文明建設永無止境，人文涵養不可鬆懈。

這份浮躁的風氣，更波及了少年的成長——少書香浸潤，缺禮儀教化；失規矩分寸，薄溫良品性。懶躬身實踐，缺敬畏之心；偏價值認知，忘立身之本。疏審美涵養，鈍感知靈氣；弱身心定力，少向上朝氣。這是都市文脈傳承、精神本真延續的明顯斷層，着實讓人憂心。

詩意是都市文明的精神柔光。沒有詩意的城市，即便樓宇萬丈、車水馬龍，也只是一個冰冷的物質容器。唯有守住內心的安寧、回歸人文本真，才能讓文明有溫度、有靈魂。真正的都市文明，是快與慢的平衡，是創新與堅守的共生，是效率與詩意的兼得。

循跡深思追問，都市人文的本真內核漸漸豁然明朗，是褪去功利浮躁、掙脫虛假枷鎖，重拾內心從容靜穆；是摒棄冷漠疏離、重建情感聯結，找回人間溫情赤誠；是遠離碎片喧囂、深耕精神園地，守住感知美好本心；是掙脫快節奏裹挾、放緩前行步履，留存靈魂詩意空間；是拒絕奢美粗鄙、涵養人文氣韻，重拾溫潤生命質感。

都市不必刻意雕琢盛景。只要留得安放心靈的空間，不被浮躁裹挾。能在喧囂中守得內心平和，便是至為動人的詩意棲居。精神無依，則人心失暖；人情淡薄，則市井少溫；浮華逐利，則蒼生難安；煙火疏離，則城邦不寧。

她們是不是「惡魔」？

消息靈通的時尚早鳥兩個月前就給我發來《穿PRADA的惡魔2》即將上映的信息，外加一句：你們時尚雜誌主編真的如電影所描述的嗎？我反問對方：你認識我多年，你覺得我像電影中梅麗史翠普飾演的《Runway》主編裴美蘭嗎？

「當然不像。」答案顯而易見。但我得承認電影有一定的真實性，尤其是在美國這個消費大國，時尚雜誌主編是相當風光的。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擔任《ELLE》香港版總編輯，當時是香港時尚界巔峰期，也是這本龍頭雜誌的巔峰期，我相信，在個別涉世不深又不熟悉的人眼中，我也是一位「惡魔」。

作為初踏社會的大學畢業生，能躋身由一堆名牌包圍的頂級雜誌社，首集中由安妮夏菲維飾演的裴美蘭的第二助理沙安蒂，既幸運，也不幸。因為以她的人生閱歷，很難理解誘惑處處的時髦時尚圈，以及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，當然也理解不了承受巨大壓力、不得不板起一副冷面孔的主編所思所言和所行。裴美蘭自然成為沙安蒂與好友發牢騷口中的「惡魔」。

在互聯網還不普及的年代，在偶像文化仍然盛行的年代，名牌雜誌主編不但是潮流的推手，更是潮流乃至偶像的製造者，的確有翻手為雲、覆手為雨的本事和能量，她們的言行也如明星般受到關注和推崇。關於這現象，我在2010年出版的《時尚偶像》專著(香港三聯版)中就有一篇《幕後玩家：製造偶像》專門論述。那是我十年國際雜誌主編生涯的距離觀察和體驗，並結合了大量的資料梳理和分析，寫了十年的心血之作。

個別主編可以影響很大，但是不是惡魔？在某一個特定的嚴肅工作場合中可能是。因為當她們處於高度壓力下，完美主義的幽靈會蹦出來，一絲不苟的工作态度、聚精會神的專注，偶爾無意識地瞟來一眼，在小輩眼中就是「惡魔」的反射。本版同仁鄧達智有一次曾跟我開玩笑：你工作時的樣子很兇(笑)。

首集公映成功並形成熱話，很多人說是影射美國《Vogue》時任主編Anna Wintour，因為原著小說作者曾任其助理，令她非常尷尬，可見「穿PRADA的惡魔」多麼有震懾力。

兩個十年磨一劍！然而，20年的媒體生態、人事變化大，今日的Anna已從前沿的主編職位退下，但仍居集團全球首席內容官和藝術總監之位，心情明顯放鬆，乾脆與70歲的梅麗史翠普齊登雜誌封面。宣傳來勢洶洶，但原班人馬創作的續集正如其所描述的雜誌生態一樣，內容零碎，風光不再。但真想了解時尚圈及其頂級雜誌運作的人，最好同時看看2009年上映、Anna親自亮相的紀錄片《The September Issue》。

全職爸爸

細說星光 叢仁

《小夫妻》劇中男主角周全(郭京飛飾)從IT精英淪為全職爸爸的經歷，是一場對傳統家庭分工的深度解構。這場「女主外男內」的實驗，將背後的性別矛盾一顯形，揭示了家庭價值在當代社會中的重建可能。

周全的困境，始於社會身份標籤的轉變。他每日買餛飩飯、輔導功課，成為難以量化的「隱形勞動」。岳母「男人不該窩在家」的指責，與妻子車莉日益成功的創業，加劇了他自我價值評估的焦慮。家庭貢獻的定義，在「賺錢能力」與「持家付出」之間被劇烈拉扯，觀眾看到這樣的劇情，不期然就會作出審視：當經濟支柱換人，家庭價值的尺度是否也應改變？

傳統「誰賺錢誰話事」的規則遭遇挑戰。女主角車莉(殷桃飾)因工作缺席家庭活動時，周全從決策者變為執行者；岳母的強勢介入，更讓他在育兒上處處受制。一場「小紅花考核」，是他爭奪家庭話語權的無奈反擊。劇集由此提出核心問題：當經濟貢獻者與日常照料者角色分離，家庭的話語權應基於什麼？答案逐漸清晰：非關性別，而在於誰更用心經營與承擔。

周全的轉變，是對傳統男性主導社會的大挑戰。他學習情緒勞動與關係協調，發現維繫家庭的複雜度不亞於職場攻堅。離婚危機成為轉折點，雙方在瀕臨失去時，才真正看見彼此的付出。周全的尊嚴，最終不再源於社會地位的「主宰」，而根植於他作為家庭不可替代的「支撐點」——讓伴侶無後顧之憂地奮鬥，讓孩子在穩定陪伴中成長。

《小夫妻》通過周全的陣痛與成長，表明現代家庭不應是性別角色的刻板定位，而應是基於現實與愛締結的彈性同盟。真正的平等，是不同形式的勞動都能獲得同等尊重。當社會能超越「內外」偏見，家庭才能成為成員相互滋養的港灣。這不僅是一個男人的故事，更是對所有家庭如何在流動時代中重新定義價值的一次深刻啟示。

周父與車母都是全職爸爸周全最直接的傳統壓力源。周父以大男人姿態，視兒子「主內」為奇恥大辱，用權威與羞辱施加壓力。車母則是實質的干預者，她以「為女兒好」為名，質疑周全的能力，以眼淚與指責進行情感綁架，並以育兒實務爭奪話語權。兩人從內(父權審視)與外(岳母介入)形成夾擊，生動體現了「男性必須主外」的陳舊社會期望，是周全內心焦慮與自我懷疑的主要外部成因。



《小夫妻》劇照 作者供圖

青少年角色百花齊放

演藝蝶影 小蝶

《正義女神》是近年具追看性的電視劇，其中一個原因是很多年輕一輩的演員百花齊放地共同演出。無綫近年常被嘲笑為「老人台」，因為演員往往比角色的年齡年長得多。

《正義女神》的故事背景是少年法庭，每宗案件被審判的人物都是青年人。因此，即使演出者比角色的年齡大，必須裝小，也是年輕人的臉孔。這次我們看到很多我們沒有見過，或者是沒有留意過的年輕演員。也許是無綫為了培育劇組未來接班人，特意藉着多位資深演員承接他們。

我不是每集都觀看，因而錯過某些年輕演員的演出。我覺得他們很多演得不錯，值得電視台栽培。至於無綫大力宣傳演年輕殺人魔高成彬的演員，我卻反而有保留。

喜愛韓劇的讀者都不難知道《正義女神》的創作靈感來自《少年罪犯》，而高

成彬這個角色更是與其中一個角色白成友很相似。白成友是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的13歲初中生，由女演員李妍扮演。3年前《少年罪犯》播映時，觀眾都驚訝了。除了沒人想到眼前小子竟是女扮男裝的李妍外，當時的李妍大約已經28歲。然而無論是她的人貌和外形，都絲毫沒有產生突兀感覺。加上她只有兩集戲，當觀眾仍浸淫在驚訝的情緒中時，她已經不再出現了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看到的李妍就像《天龍八部》的慕容復般，被他早期所施的「以彼之道，還施彼身」的「斗轉星移」功夫震懾不已。我不知道如果李妍再演下去會否像慕容復般，最終露出武功遜於名氣的馬腳。不過，她只有那麼少的戲份，沒有機會讓觀眾找出她的弱點，而只會念念不忘她那兩集驚為天人的戲，從此留下美好印象。

由於珠玉在前，高成彬的角色頓時變得沒有驚喜。同時，高成彬的扮演者無論是身型、體格和樣貌都不像十六七歲，一眼

便看出她是一名作中性打扮的成年女性，在街上不難遇見。既然這個角色那麼出戲，亦無驚喜，電視台為何不直接用十多歲的男演員來演？

還有，她的戲份太多了，表情也不斷重複。不知道是監製或編劇的指引，還是演員的選擇，演法很公式化：一邊扮天真無辜，轉面後即冷笑或奸笑，次次如是。是否真的沒有另一套演法？

我留意到網民批評飾演譚耀文女兒的演員的大哭是巨嬰的哭法，因為他們覺得16歲是不應該這樣哭的。我不同意這個評語，因為香港很多16歲的人仍是像10歲的孩童。尤其是家境不俗，父母疼愛，處處為他們安排前路青年人，他們真的是如嬰孩一般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反而欣賞該名演員以一種非公式的哭法演繹哭戲，而非「16歲的哭法」——誰規定16歲只有一種固定的哭法？起碼演員有她的設計和獨特性。